

世界儿童文学史

韦苇著

HISTORY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世界儿童文学史

HISTORY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韦苇※著

AP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儿童文学史 / 韦苇著. —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36-7739-8

I. ①世… II. ①韦… III. ①儿童文学—文学史—世界
IV. ①I106.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01623号

世界儿童文学史

SHIJIE ERTONG WENXUE SHI

出版人: 郑

质量总监: 张

策划编辑: 朱智润

特约编辑: 薛贤荣

责任编辑: 吴晓东, 杨菁菁

装帧设计: 朱

责任印制: 王琳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址: 合肥市经开区繁华大道西路398号 邮编: 230601

网址: <http://www.ahep.com.cn>

营销电话: (0551)63683012, 63683013

排版: 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41.75

字数: 840千字

版次: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 9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世界儿童文学史》第四版出版说明

本书系国内公认的儿童文学史专家韦苇教授为儿童文学研习者撰著的学科基础书,内容从18世纪儿童文学的发生一直史述到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资讯翔实,评介客观,逻辑严密;按世纪年代和重大历史事件划分文学史期段,概述和分述有机结合;作家、作品、地域,顺序纵横,经纬贯穿,构建成完整、清晰的儿童文学史坐标系统,以揭示世界儿童文学的历史全貌和其中的发展轨迹。

本文学史长期被用作高校教材,被指定为儿童文学研究生必读书,被相关学科采纳为重要参考书,亦被出版界和翻译界广为利用。

本书写作于儿童文学基础参考书殊为匮乏、紧缺之时,首版由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于1986年;第二次修订版由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于1988年;第三次经大幅度修订后由(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于2007年(其书名为《外国儿童文学发展史》)。本社鉴于该文学史的作者长期从事外国经典文学的译介事业,对外国儿童文学研究造诣深湛,建树丰硕,学识雄实,视野宏阔,其艺术鉴赏和美学判断颇具诗人兼学者之新见,酌允作第四次出版,出版前由作者吸收当今儿童文学研究最新成果作第三次全面、整体的大幅度修订。



安徒生



拉格勒芙



林格伦



扬松



埃格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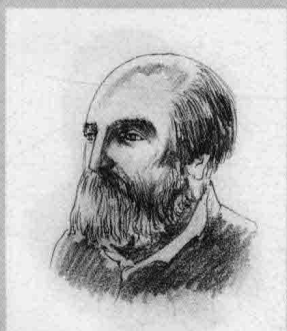
格丽佩



贝洛



卢梭



艾克多·马洛



凡尔纳



埃梅



圣-埃克絮佩里



卡洛尔



斯蒂文森



王尔德



威尔斯



巴里



格雷厄姆



米尔恩



内斯比特



吉卜林



托尔金



刘易斯



特拉弗斯



法吉恩



诺顿



皮尔斯



达尔



毕尔格



格林兄弟



霍夫曼



豪夫



凯斯特纳



恩德



普雷斯勒



涅斯玲格



达·芬奇



科洛迪



卡尔维诺



罗大里



克雷洛夫



普希金



别林斯基



列夫·托尔斯泰



乌申斯基



契诃夫



高尔基



阿·托尔斯泰



普里什文



马雅可夫斯基



恰鲁欣



马尔夏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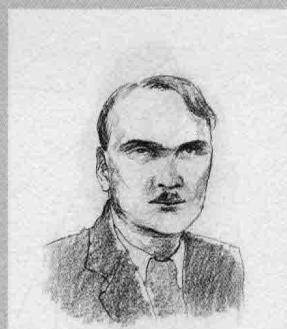
楚科夫斯基



帕乌斯托夫斯基



盖达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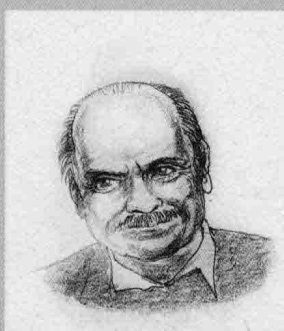
班台来耶夫



比安基



卡特耶夫



米哈尔科夫



诺索夫



哈谢克



拉达



卡·恰佩克



西顿



蒙格玛丽



伯内特



槐尔德



肖洛姆-阿莱汉姆



杰克·伦敦



怀特



柯尼斯堡



福克丝



库珀



佩特森



梅喜



希尔弗斯坦



小川未明



新美南吉



椋鸠十



金子美铃



安房直子



泰戈尔



陈伯吹



叶君健



任溶溶



韦苇

序

陈伯吹

一部文学史,源远流长,而且支系纷繁,要求写得既完整又完善,断非易事。在中外古今浩瀚的史书中,确实没能多觐这类的“善本”。尽管优秀的著作者在笔下自觉地要求自己实事求是地作出非常客观的评述,但是势难避免的主观因素,包括他独特的见解、兴趣、爱好,难免“鱼龙混杂”地合流下来。写史难,信夫。

儿童文学是文学领域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尽管它有它自己的特殊性(不然的话,它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了,何必在美轮美奂的文艺宫殿里叠床架屋呢),但是它毕竟是文学,不是别的,虽然它和教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是血肉相连的关系,然而马总是马,驴总还是驴。

由于人类社会经济生产的发展,显示出人类历史的阶段性:原始共产社会,逐步渐进地演变成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迄于当今的社会主义社会。人类作为社会变动中新陈代谢的细胞群的活动,必然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而文学是人的精神产物,是人类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形象思维(不排除逻辑思维)的反映。“文学即人学”,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一种可以认可的理论。这儿必须引用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也是著名的妇女解放运动家)爱伦·凯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名言:“十八世纪是人的世纪,十九世纪是妇女的世纪,二十世纪是儿童的世纪。”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不只妇女没有作为“人”的应有地位(可礼赞的挪威作家易卜生在那部表明文学是社会生活的晴雨表的作品《玩偶之家》中对此作了深刻的揭露和谴责),儿童的社会地位更为低下和悲惨,他们是成人的附庸,还被看做“养儿防老”的一宗财产,被剥夺了儿童处在儿童时代的一切生活上应得的权益,包括那文学艺术的教育和教养,欣赏和享受。虽然千余年前唐代诗人孟浩然的《春晓》、李白的《静夜思》和贺知章的《回乡偶书》曾为广大的儿童所喜见乐诵,并能理解接受,从而获得愉快的美的享受,但是这类诗文并不从属于儿童文学的范畴,诗人也并不是有意识地为儿童写作,只是抒发自己的情思与观感而已。由于时代的局限,当时人们(即使是优秀的、思想先进的文人)的脑袋瓜里,不可能滋长“儿童文学”的这一概念。

西方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掀起了工业革命,需要工人,也需要廉价的童工,更需要的是要让工人们有知识,有技术,以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这就带动了教育与儿童



教育的迅速发展,而儿童文学则是孕育于儿童教育之中的一个“宁馨儿”:富有形象性、趣味性,以及知识性与可读性,教育家从中发现了儿童文学所起的较大较深远的教育作用。另外,在15世纪中叶,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于文艺,因此,儿童文学的应运而生,也决不会是偶然的事了。

炎黄子孙的中国上下五千年,文化极早极大地发达,历史昭然,是毫无疑问的。早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已经显示出一个灿烂的文化学术的黄金时期,但何以儿童文学没能脱颖而出?这和两千多年的长期封建统治有关。当社会上意识到“儿童是人类的希望,世界的未来”,儿童文学就一跃登上瑰丽的文坛,被请进了金碧辉煌的文学宫殿里了。欧洲比亚洲起步早,这是经济定命的。

历史的功能,在于予人以有极大教益的回顾与展望:在回顾过去中,记取经验教训,然后扬长避短向前走那康庄大道,求得更好更多更快的进步;这情况同样适用于儿童文学的创作与研究。除了在纵向的深入采撷以外,还有必要辅以横向的参考与借鉴,纳其精华,吐其糟粕,取人之长,补我之短。读一读鲁迅的著名杂文《拿来主义》,对此即可了然于心。

现今正在轰轰烈烈又蓬蓬勃勃地进行“四化”建设的祖国,需要早出人才,多出人才,无论科学、文学、艺术……都应“从娃娃学起”,作为儿童精神食粮的儿童文学,也得担负起这个艰巨的重任。有鉴于中国儿童文学工作者暂时还没能得到《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的帮助与促进,那么,不得已而求其次,先研习一下外国儿童文学发展史,获得“他山之玉”的效益,不能不说是一得之见,也是棋盘上可行的一着,更是通往大海的一条渠道吧。

韦苇同志谙外文,博览群书,凭教学的经验心得,勤奋艰辛地著作这部六十余万言的《世界儿童文学史》,为中国儿童文学界做了一件大好事。尽管这一件“扛石臼”的工作,如此沉重,非有拔山、举鼎之力不办,但是他知难而进,具有一木支大厦的精神和气概,值得称颂和尊敬。

我很惭愧,愧对编著者:十一月下旬自贵阳花溪参加“全国儿童文学小说创作座谈会”归后,桌上书札盈尺,报刊成堆,加上来访者众,小型会议多,既要处理急待处理的业务,又得挂心并开始1986年的第五届“儿童文学园丁奖”的准备工作,虽然很想先睹为快地一口气读完这部文稿,而事实上又不可能,只得“见缝插针”地匆匆抽空阅读《绪言》一章。譬诸爱吃的人,获得一次美食,衷心感到满意。当然还可以精益求精。事事只要有了良好的开端,必有美满的结果。

这里请容许我写几点初步的不成熟的读后感：

其一，“民间口头文学是儿童文学的源头”，这一观点我很同意。格林兄弟俩的那部《家庭童话故事》，素材就是来自纺纱的老婆婆和砍柴的老汉。安徒生早期的童话《火绒盒》和《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也是他故乡的民间传说；甚至据有书记载，《皇帝的新衣》也是对西班牙民间故事的改写……诸如此类，儿童文学作家在民间文学的殿堂里有所观摩启示，得益匪浅。事实胜于雄辩，无可非议，关于这一课题，文稿内写得比较丰富。

其二，“儿童的被发现”，这一提法，对儿童工作者（不只在文学艺术方面，也在教育方面）说来，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也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为什么时至今日，在文艺舞台上列队，儿童文学这个角色总是排不上？这不是无缘无故的，如果把儿童看作缩小的成人，无视他们独立的人格，那么，在文学天地中当然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了。《世界儿童文学史》中对这一点作了历史的、引经据典的叙述，强有力地支持了儿童文学工作者发奋工作的信心，是极有积极意义的。

其三，国外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诸如马克·吐温的《汤姆·索耶》，艾·马洛的《苦儿流浪记》和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小说，等等，文稿大都提到了，也还提到了教育家夸美纽斯的《世界图解》、卢梭的《爱弥儿》，等等，为在这条战线上的战友们扩大视野、赏鉴名作、提高文学（主要是儿童文学）修养敞开了大门，也指明了通道。

其四，著者对于俄罗斯和苏联儿童文学的过去与现状，较有研究，文稿中对此比较系统地叙述了一番，具体而微地写了小型的儿童文学史，虽然只是俄罗斯的，但也可以举一反三，窥一斑而见全貌，显示了编著者的匠心独运。

其五，由于经济改革的好形势，要求两个文明一起抓，这样，在“四化”建设中，对儿童文学质和量的要求愈来愈高，对进度和速度的要求愈来愈急迫。编著者曾经引用大科学家牛顿的一句形象性的话：“如果我比笛卡儿看得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们肩膀上的缘故。”这是多么精辟而又含蓄的话！我认为《世界儿童文学史》在这个时候出版，正是“生逢良辰”，在我国儿童文学工作者作横向（其实这里头也涉及纵向）的学习上，它像一道彩虹般美好的桥梁，通向知也无涯的广阔天际。只是我这篇“序言”写得像样子，那真是美中不足了，请著者和读者原谅。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中旬于上海



清醒与严谨(代序)

——说韦苇先生治史

韩 进

正是国门初开的中国儿童文学界渴望了解世界儿童文学情状的时候,1986年,一向创作与研究成人诗的韦苇先生,捧了一部砖块般厚实沉重的《世界儿童文学史》步入儿童文学界,首开中国儿童文学自来无史的记录,在尚不见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憾缺中先有了这部世界儿童文学史的填补。此史一面世,首先在香港引起反响。德高望重的中国儿童文学界的泰斗陈伯吹先生在香港发表了数千言的评文,称“这是一件‘扛石臼’的工作,如此沉重,非有拔山、举鼎之力不办”,作者这种“一木支大厦的精神和气概,值得称颂和尊敬”。

其后,韦苇先生又于1992、1994年先后出版有关外国童话历史、西方儿童文学发展史、俄罗斯儿童文学源流的专门研究著作,另有与他人合著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1987年,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与《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1992年,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和明天出版社两种版本)。这些为品评韦苇先生治史的作风和经验提供了物质前提及丰富的话题。韦苇“谙外文,博览群书”(陈伯吹语),于是有了他治史的优势:治一方史以他方史为参照,治一洲史以他洲史为参照,治中国史以世界史为参照,治当代史以近、现代史为参照,总之,中外古今、宏观微观、高下优劣、孰强孰弱,他都能做到心中有数,了了分明,连细枝末节也不放过。不妨以他著作《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为例证。大陆有的论者在谈论“五四”文学潮流影响下的外国儿童文学译介业绩时,出于对鲁迅先生的特殊敬仰,将鲁迅译过其童话的俄罗斯人爱罗先珂列入“世界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韦苇先生对俄罗斯儿童文学研究深湛,他在1987年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中明确指出:爱罗先珂的童话和童话剧在俄罗斯并无一点影响,在任何一部俄罗斯文学史或作品集中都不曾提及爱罗先珂其人和收入其童话。我作为他的研究生,曾多次听他提醒治史当以这一误笔为戒,万万不可以想当然的猜估来替代史实,鲁迅当年就译过一些文学史上并无地位的作家的不足称道的童话故事,若以“想当然的猜估”来品评其地位,岂不荒唐又贻误他人,而理论工作者的误导是一种不恕的罪过。

韦苇先生治史一向保持清醒头脑,尊重史实,又不拘泥于史实;评述时分寸得当,

言之有度,不以偏概全,不人云亦云,不因美瑜而隐瑕疵,即使对世界性名著他也从不放弃自己的理性思考。例如《Oz的故事》(《奥茨国的故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童话《骑鹅旅行记》,他也明白地指出其缺点与不足。再比如作者在介绍美国一家教育杂志向在校学生调查“你最喜欢的三本儿童文学读物”的三份调查结果时,既如实地把西方儿童读者的反应传达于史中,保持客观的态度,又有他自己的思考,不因为美国的孩子不提到安徒生童话,就动摇安徒生在世界儿童文学史和童话史中的崇高地位,也不因为美国的孩子没有把《长袜子皮皮》放在最喜欢的读物之列,而放弃他对它的由衷赞赏。治史能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又保持着自己独立的审美个性,这种品质尤为可贵。关于中国已出的几部儿童文学史,他曾评论说,文学史不应是“作品赞颂史”。任何令人痛心、叫人憾愧的文学现象,也完全可以写成史,“文学灾难史”为什么不可以写?我国“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学就可以写一部文学灾难史。持这样一种观点,他评述作品总是激情和冷峻并用,褒贬鲜明而合度,对国人已作定评的作品,他也从自己的考察出发常敢有所冒犯,不时让人为他捏一把汗。“打破死水一潭,就从我做起。”——他这样说,就真的这样做。我觉得,韦苇先生是对的。儿童文学要求得真发展,岂能不时保持清醒,岂能是非定于一家之说,岂能黑白独定于一尊!

韦苇先生热诚坦荡,又很平实随和。然而这也只是其为人,而为文,韦苇先生则多备自信,力避常俗,固守学人之精神家园,把自己的专业知识作通俗的播衍。宽容以为人,严谨以为文,这就是我所认识的韦苇先生。

韦苇先生健康迎甲子,我为他祝福。

(《文艺报》,1994年3月12日)